

拜厄特《占有》中进化叙事话语与身份认同

杨薇¹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占有》是最重要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其文本中存在大量的进化叙事话语,为了解读其生存主题和认同问题,需要对这些话语对应的科学事实进行分析,以确定作者如何通过这些话语产生的权威来增强话语的合法性,从而更好地探讨其文化意义。研究发现,小说通过适者生存、环境选择这样的进化叙事话语,表达了作者特有的自我认同和国家身份认同的想象。

关键词:占有;进化叙事;生存主题;身份认同

A.S 拜厄特(1936-)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布克奖得主,创作了《占有》、《天使与昆虫》、《吹口哨的女人》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作品背景大多设置在维多利亚时代,有意模仿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如狄更斯、丁尼生等作品,所以其作品又被称为“新维多利亚小说”¹,风格独特,内容新颖,主题复杂,可以从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多个维度进行解读。

特别的是,其在作品中不仅经常提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和泛科学著作,而且有意“套用”其中的理论进行文学描写,如“进化”、“生物多样性”、“跨物种亲缘关系”等,甚至以此来安排情节走向和人物关系,这样的文本特质被为“进化叙事”²,反映了进化论和唯灵论这两大维多利亚思潮的冲突³,以进化论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帮助拜厄特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⁴。

……有没有办法去听赫胥黎教授演讲的“动物界持续不变的生态”?他铁定会和达尔文一样,只要有人再度提出上帝造物这种说法,便会拿出各种留在地球上的标本予以反驳——然而如果有人说明物种乃是渐进演化的结果,他则会大表赞同。你能做些笔记吗?那会很有帮助的——至少,对你这位满心狂热的丈夫——可以舒缓一下满心的好奇。⁵

尽管文学作品不等于科学著作,创作者也不等于科学家,但文学作品中的科学知识和衍生仍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其主导的文学描写带有了天然的合法性和叙事能量,因此也可以称其为文学作品中的科学话语。科学话语是否能带来足够的叙事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涉及的科学理论的正确性。那么,拜厄特在《占有》中的科学话语依据是严格意义上的进化论吗?这正是本文解读《占有》中科学话语的出发点。

一、“似是而非”的进化论

严格意义上的进化论指的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关于物种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科学理论,主要的观点为“适者生存”和“自然选择”,认为物种只有简单复杂的区别,没有高级低级的等级之分,演化是没有方向性的⁶,目前其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共识和基础理论。但在文化层面上,拉马克的学说有时也被泛指为进化论,其主要观点是“强者生存”和“用进废退”⁷,认为物种有低级和高级的自然等级,生物都有一种追求完美的驱动力,进化是有方向性的,总是从低级到高级。而后者在自然科学层面甚至在社会科学层面被认为是存在重大错误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理论思潮,与严格的进化论有本质的区别。

尽管拉马克的学说在否定“神创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意义,而且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也肯定了拉马克的贡献,但是确定的是,拉马克的学说并非科学的学说。但是其影响力不可小觑,甚至在文化领域经常谈到的进化论是“拉马克式的

学说”而非达尔文进化论,由此引发的科学话语似是而非,产生了混乱的阐释体系。

二、拜厄特:达尔文或拉马克?

拜厄特进化话语更来源于上述哪一种学说呢?小说开篇,诗人艾什在卡片上写道:“个体的存毁如此短暂,融入社会的思潮,修正改变,尔后死亡,然而放诸生生不息的物种,却得以采摘其飘忽生命的果实”(《占》:5)。这里的“修正改变”、“放诸”分别对应进化论中的“遗传和变异”概念,而且,艾什想到“它究竟是写在《物种起源》之前还是之后?”(《占》:5),拉马克的《动物哲学》则比《物种起源》早发表六十年,因此,拜厄特也有意向读者抛出了问题:她的进化话语是达尔文式的亦或是拉马克式的。

在小说第二章中,有一段关于艾什画像的描写,提到画像的背景中有《地质学原理》这本书以及鸚鵡螺化石、三叶虫化石和人工控制环境、研究植物和鱼类生物学功能的沃德式箱子,在后文章节中又多次提到这些物品。熟悉进化论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明显是对《物种起源》的互文。在第十一章,艾什的诗歌《史华莫丹》中以显微镜发明者之一、生物学家史华莫丹的口吻讨论了生命的奥秘,其中提到了人和蜜蜂的相似性,即“人和蜜蜂都是从卵蛋里孵出成长”(《占》:270),然后史华莫丹又从进化论的前驱研究——动物分类学回顾道:

自该尤其物以类聚的安排,昆虫归昆虫,……鸟儿归鸟儿,至于各式卵蛋,上自鸵鸟的巨蛋,下至……柔软的蛇胆,……都得到妥善的编类”,然后发现“真正的源头,应属更为简明的组织、原始的形体,爬行在地、盘缠绕卷、飞翔在天、一切微小的生物……天地万物似乎皆由本我相同的物质构成,黄金般神秘的蛋黄、玻璃般透亮的蛋白”(《占》:272、273)。

可以看到,拜厄特非常熟悉进化论的发展史,而且借史华莫丹之口阐述了各种生物(微生物、爬行动物、植物和鸟类)的起源都来自简单的蛋白质。

这首诗中还讨论了眼睛的神奇之处,“若非上帝将各种曲度的透视镜片,安稳放在各种生命的微粒之上”(《占》:275)。而眼睛的进化一直被认为是进化论中最难解释的问题,反对进化论的人认为,构造复杂的眼睛是上帝创造的杰作。这实际上是作者有意对《物种起源》的互文。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用很长的篇幅解释眼睛的进化过程,即复杂的眼睛完全可以由简单有限的步骤演化而来⁸。其后,在艾什写给妻子艾伦的信中提到:

进化论证据确凿,演化的痕迹历经洪荒,清清楚楚嵌在万物之中,诉说着演变渐进的过程和原因,实在让人不信也难……他铁定会和达尔文一样,只要有人再度提出上帝造物这种说法,便会拿出各种留在地球上的标本予以反驳——然而如果有人

说现有物种乃是渐进演化的结果……(《占》: 286)。

可以看出,拜厄特对《物种起源》的文本、达尔文的进化论原理、进化论发展史非常熟悉,因此确定无疑的是,她较好地认同达尔文进化论科学观点,而非拉马克学说。当然,讨论小说家的科学素养似乎过于苛刻,而且拜厄特本人也认识到,进化论机械地被引申到文化领域,而产生的“‘本能即命运’的达尔文式生物决定论的偏颇和局限”⁹。但是不同的科学或者泛科学理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科学话语,甚至影响到作品的主题和叙事,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

三、进化叙事与生存主题:个人与国家

在第十三章中,艾什的研究者克拉波尔看到了艾什的中年危机,认为艾什的中年危机是源于严肃的生存主题和对遗产的思考:

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同时亦是研究个体生命以及个体认同的大诗人学者,见到自己的眼前空无一物,独剩衰退与朽坏,他明白自己这孑然一身,将没有后代子孙……无论何种形态的生物,小至阿米巴变形虫,大至鲸鱼,他对其消化系统所展现出的延续生命的功能都极有兴趣(《占》: 334)。

以此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占有》中作者对于生存主题、个人认同、自我价值、国家认同、文学批评等话题的内涵。

《占有》的显性主人公为落魄的临时研究人员罗兰,而隐性的主人公为享有崇高地位的大诗人艾什,罗兰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努力研究,而艾什比较意外地获得关注和成功,甚至其本人的诗歌都是“自然诗”,其灵感来源于博物学和进化论等庞杂的“非文学”知识。因此,罗兰“想了解任何一个时代的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状态——从信念到柴米油盐”(《占》: 513)。从个人际遇来看,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自我认同和生存主题的关系。艾什给妻子艾伦的信中写到:

巴克兰得博士在一八二一年就曾探勘过克尔克谷的山洞,结果发现一个土狼的巢窟,那儿有老虎、熊、狼,好像还有狮子和其他肉食性动物,以及大象、犀牛、马、牛、鹿的骨骼,另外还有很多啃齿类动物和鸟的骨骼,全是土狼大吃大嚼后的杰作(《占》: 351)。

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土狼适应环境,反而能战胜老虎、狮子等猛兽生存下来,体现了“适者生存”的含义。而且也是作者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拜厄特生于小康之家,通过个人努力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并不顺利,没有取得学位,做了多年的代课教师,前半生较为坎坷,其早期的作品影响力较小。而其胞妹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毕业于剑桥大学,24岁即发表《夏日鸟笼》,一举成名,之后发表了多部小说,主编《牛津英国文学辞典》,享有卓越的文学成就。拜厄特在前半生感受到的生存压力和职业发展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占有》是拜厄特54岁的时候创作的,可见了她的个人认同过程。《占有》的刚出版版式被要求删除其中的大部分的“信件”内容。最终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本内容晦涩、题材狭窄的小说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获得代表英语文学最高水平的“布克奖”,而拜厄特也由此成为成为二战后英国具有代表性的50位作家之一,这可能连拜厄特本人都不曾想到。

另外,作为英国本土的英语作家,在《占有》中也体现了作者基于进化话语的国家认同观点的思考:

来到这里,任谁都会感到自己与那些早已万分遥远的人是何其亲近,是他们的血他们的骨造就了我们的血我们的骨,而

且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英国人和丹麦人,挪威人和罗马人(《占》: 351)。

小说中艾什的形象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文学家和科学家的复合体。作者塑造这样的人物是想突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国家形象,彼时英国是日不落帝国,无论军事、经济、科技、文化都在世界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其历史上不过是罗马帝国的边陲省份,后来又历经维京人、诺曼人、撒克逊人的统治,经历了多次的国内和国外战争,终于在19世纪确立了帝国的地位。在两次世界世界大战之后,其殖民地和自治领纷纷独立,国际地位大不如前,作为英国本土的英语作家,其看到的英国是“其兴也勃矣,其衰也忽矣”。因此,作者跳出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盛衰原因论”¹⁰的框架,“罗马双轮战车转着车轴,继续追踪历史学家吉朋留下的脚注”(《占》: 34),用进化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国家认同想象。国家身份的变化不再是国家内政外交策略的结果,而是国际局势和国际环境选择的结果,正如文中代表当代英国的罗兰身上弥漫的淡淡的感伤。

结语

拜厄特作为小说家,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学者,在《占有》中她用进化论的语言、事例、原理来构建进化叙事话语,通过象征英国国家身份的“生命之树”——大诗人艾什的诗歌、书信来表达她对个人身份和国家认同的思考,用一种基于适者生存和环境选择的豁达和感伤情绪来引导读者重新思考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张金凤,“新维多利亚小说述评”,《英语广场》,2011(01): 16-19。
 - [2]金冰,“进化叙事的‘去魅’与‘复魅’——兼论拜厄特笔下进化意象与主题的双重性”,《外国文学》,2018(05): 21-31。
 - [3]汤黎,“科学与信仰的冲突与调和——A.S.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科学与信仰之谜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04): 113-119。
 - [4]姚成贺,“A.S.拜厄特四部曲中的知识话语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 [5]A.S.拜厄特:《占有》,于冬梅、宋瑛堂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233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占》”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 [6]斯蒂芬·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田沼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6-31页。
 - [7]郭建崑,“布丰的《自然史》与拉马克的进化论”,《化石论坛》,2017(03), 59-61。
 - [8]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物种起源》,余丽涛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5-185页。
 - [9]金冰,“天使还是昆虫?——拜厄特笔下的达尔文主义与自然神论之争”,《外国文学评论》,2010(03): 107-119。
 - [10]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主要从自然神论的观点而非天启宗教的观点解释了罗马帝国的衰亡。
- 杨薇,女,汉族,博士,讲师,1983年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毕业于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工作,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邮箱: 2476913717@qq.com,电话: 18658854717。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反叙事视域下新维多利亚小说叙事话语研究”(19YJC752037)阶段性成果。